續禮記集說

續禮記集說卷九十二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緇衣

馮氏椅曰篇中多依倣聖賢之言其文有不純義有不足者多矣

姚氏際恆曰陸德明引劉瓛云緇衣公孫尼子所作然則篇中所有子言之子曰者蓋公孫尼子也不然鮮不以爲孔子矣因知記中他篇亦有子曰字者本非盡爲孔子不可便以爲孔子之言也然安得有劉瓛其人者篇篇指爲某人作哉　又曰此篇旨趣雖

平淺然孔孟之義為多老莊之義猶少未大倍于聖人之道不可因其為公孫尼子之作而遽少之也焉氏邢氏之徒皆謂其理不純正正以其知為公孫尼子而云也吁豈非耳食哉

陸氏奎勳曰劉瓛云公孫尼子作按此篇引古多訛字如呂刑苗民匪用靈訛命播刑之廸衍不字抑詩有覺德行覺訛梏尹告兩訛尹吉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文王之德割訛周申勸訛田觀而兌命爵無及惡德一條甚至不可句讀家農師强解之義卒難通一由安國作家語時古文難于訂正一由戴聖作

記時傳寫又多誤也然則因此而知古文尚書安國傳必魏晉人所撰故中間更無闕疑處又如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顯別之爲大雅而上文引抑詩愼爾出話敬爾威儀但曰詩云巧言篇之匪其止共維王之卭旣已標爲小雅上文引板詩但曰詩云竊疑毛公所分大小雅與古本亦必有不合處

姜氏兆錫曰此篇多言君子居上之道其文體與前篇絶相類疑以簡帙繁重離爲二篇而以第一節首句名篇也呂氏曰此篇大指言爲上者言行好惡爲民之則效不可不愼也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願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

姚氏際恆曰好賢惡惡二句可謂善于言詩矣緇衣敝予又改爲敝予又改造敝予又改作巷伯投畀豺虎投畀有北投畀有昊其辭皆有加無已正自相當斯所以爲好惡之至也

姜氏兆錫曰易事者上好信之謂也易知者民用情之謂也在上者好賢如緇衣則誠好賢矣故不必爵命勸而民起願惡惡如巷伯則誠惡惡矣故不必刑

罰而民胥服文王愷悌作人其德純一法文王所以孚萬邦也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

姚氏際恆曰首言德禮政刑做論語然論語兩言有恥無恥蓋爲君上使民重恥而發此去恥字似失其意

陸氏奎勲曰即論語道之以政二節文禮家所引聖言本其意而有爲衍說觀此可類推矣

姜氏兆錫曰葉氏曰予以愛之信以結之所謂教之以德恭以涖之所謂齊之以禮也命書作靈謂善也苗民弗用命以爲善乃作虐刑爲法而遂以俗壞國殄此所謂無世在下也餘見論語而小異石梁王氏謂倣論語爲之意便不足者得之此章言禮樂刑政之輕重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好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姜氏兆錫曰物事也表卒也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孔氏頴達曰禹立三年則百姓盡行仁道論語稱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者禹承堯舜禪代之後其民易化論語所稱者謂重離之故必世乃後仁是以注論語云周道至美武王伐紂至成王乃致太平由承殷紂敝化之後然也

陳氏澔曰豈必盡仁言不必朝廷盡是仁人而後足

以化民也得一仁人爲民之表則天下皆仁矣所謂

君仁莫不仁也

姚氏際恆曰豈必盡仁鄭氏謂非本性能仁據語氣

此解爲合餘皆曲解然則其言有弊類荀子之學也

姜氏兆錫曰葉氏曰王者必世而後仁爲繼亂言之

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爲繼治言之也

方氏苞曰人君不仁則不能厚生以正民德彰志以

明其教禮俗蠱敗則闔門之內男女少長相乖相怨

而不能和親族姻鄉黨之中强弱知愚相脅相欺而

不能剛順百姓雖有仁心而不能自遂矣遂者通達

也必王道四達而不悖然後民情欣暢而交通也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梏德行四國順之梏詩作覺說悅通

姜氏兆錫曰章志者心之發貞教者身之範二者尊仁之事而所以親民率下之本也如是則民皆化于上而致力行己以悅之惟恐後矣詩大雅抑之篇覺直也大也有正大之德行而四國皆服從之亦悅上之意　此章言言教之不如身教也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

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諐于儀（諐詩作愆字通）

姚氏際恆曰王言四句比物精妙可謂名言

陸氏奎勳曰鄭注以危爲高于義未安余謂危遊聲近而相訛

姜氏兆錫曰絲單絲也綸合絲也綍大索也謂出之者小而傳之者大以見其不可苟也游言無根之言如易其辭游之游即可行不可行者是也危猶害也言則害于行行則害于言君子言行相顧民亦效之

而害亡矣

方氏苞曰老莊之言太古可言而不可行也北宮之女不嫁以養父母陽城兄弟相愛皆終身不娶可行而不可言也危當作違以音同而誤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于言而慎于行詩云愼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朱氏軾曰道者導之使爲善禁者禁之使不爲惡言言道行言禁互見也兩以字與爲政以德道之以德以字同謂君子以巳之言行示民法則而道之禁之

也言之易者其終必不能踐行過高者其流不免于敝以此道民欲其謹言慎行可得乎呂氏曰進取于善者夷考其行而不掩猶不免于狂況不在于善者乎故曰言必慮其所終夷惠之淸和其末猶爲隘與不恭故曰行必慮其所敝

姜氏兆錫曰道開道之也禁謹飭之也皆對民而言慮所終恐其終或背也稽所敝恐其敝或偏也皆本身而言身正而民從矣

方氏苞曰禁人以行蓋身爲之則管子所謂禁勝于身則令行于民也言雖善必慮其所終老莊欲人爲

太古之無事而不知其終不可行行雖善必稽其所敝晏子國奢示儉而不知其敝至于偪下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

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長竹丈反下君長同貳或作貸同音二

鄭氏康成曰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也孔疏案詩注云狐裘取溫而已不云大蜡鄭云蜡服者以正衣解之耳詩謂庶人有士行非關蜡之事故爲溫裕也

朱氏軾曰言衣服則一身容貌統之矣鳲鳩所謂其帶伊絲其弁伊騏是也

陸氏奎勳曰由容而言而行而心鞸辟近裹鄭注忠

信爲周最當余于毛詩亦主是義而不從集傳鎬京之說

姜氏兆錫曰不貳以衣服言有常以威容言壹即不貳有常之意也詩小雅都人士之篇都謂鎬京也周注謂忠信爲周也詩人追念周京人士容詞德行之盛而想望之故引以爲證方氏曰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遂以君子之詞有其詞則實以君子之德故其效致于民德歸一也　此章言行言儀容之宜慎也

方氏苞曰從容有常其儀一也儀之一由心如結此

民德之所由一也

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于其臣而臣不惑于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至志同吉告字之譌

姚氏際恆曰爲上可望而知開誠布公故臣不惑于其君爲下可述而志言行皆可述而志之不敢有所欺蔽故君不疑于其臣

姜氏兆錫曰志記也君使臣以禮故心迹可望而知臣事君以忠故功德可述而志此上下所以交而泰也尹誥今伊尹告太甲咸有一德篇也引以證君臣

合德詩曹風鳲鳩篇則引以證君德也

方氏苞曰人臣圖利狥私則其事不可以告人苟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則皆可述而志也

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朱氏軾曰人心風俗之美無過醕朴忠厚反是則詐僞而貳矣

姜氏兆錫曰長樂陳氏曰惟民生厚則性之本未嘗不善因物有遷而習于惡也善則章之使知善之可爲惡則癉之使知惡之當去則民致一于善而歸厚

矣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愼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小雅曰匪其止共惟王之卭

姚氏際恆曰鄭氏曰引君所不及謂必使其君所行如堯舜也煩所不知謂必使其知慮如聖人也凡告喻人當隨其才以誘之按當時荀韓一派原有此種議論鄭依文以解之是也胡邦衡舉孟子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于王前折鄭爲誤蓋孔孟之言不可

以律子書耳
朱氏軾曰上人之疑有二猶豫之主用舍不斷綜核之君威福莫測善不必賞惡不必罰此民所以從違莫定也惟章善癉惡法紀昭明則民曉然于善之當爲而惡之必不可爲矣下之難知新進喜事浮誇無實聽其言則天下事無不可爲而發而不收慮而無成如鼂錯之更令安石之變法人主一惑其言而國家多事矣責難陳善者人臣之義然有當務有不當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今援其所不及煩其所不知紛紛滋擾叢脞貽譏雖有哲后日不暇給

矣而況王道蕩蕩至易至簡凡所不及不知者皆刑
名法術瑣屑煩苛舍本而求末枉正而矯異不可入
堯舜之道者也大人引君當道正已正物人不足適
政不足閒而使吾君垂裳端拱措天下于磐石之安
何勞之有儀讀如字謂行可儀法不重辭謂所重不
在言辭非全無諫適也
姜氏兆錫曰儀行行可儀也援引也詩大雅板之篇
板板反戾之意卒盡也託上帝以刺王反常病民也
小雅巧言之篇止其注謂止于恭敬也邛亦病也譏
人不敬職爲王病也上可疑由示民不信下難知由

事君不忠此所以民惑而君勞也故爲君者章好以正俗愼惡以止淫則民不惑爲臣者能示人以可法不瀆上以所難則君不勞兩引詩一證君一證臣也

此章言上下皆當相與以誠也

方氏苞曰不及已之才所不及也行人子朱不能其職而以當御手殷浩以北伐爲己任援其所不及也不知者君所不嘗知也書曰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于茲若每以煩君之聽則瀆矣其辭同而刑以己與君者援則自己而言之也煩則不可自己而言之也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

足耻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
刑曰播刑之不迪

姚氏際恆曰疏引皇氏曰言在上政令所以不行教化所以不成者祇由君上爵祿加于小人不足勸人爲善也由刑罰加于無罪之人不足耻其爲惡也此解是馬彥醇及陳用之謂政教者爵刑之本無政教而徒加爵刑故不足勸善耻惡人君不可褻刑輕爵當以教化先之此解殊失語氣且下引書皆言刑事則其重爵刑非重政教可知

朱氏軾曰刑賞所以弼政教刑褻則不足以耻爵輕

則不足以勸雖有政教其如民之不從何鄭注最當

方氏苞曰人君必能行其政成其教然後爵祿當而

民知勸刑罰當而民知耻若無政無教則爵及惡德

刑枉無辜民且有疾心而何由勸且耻乎荀卿曰刑

當罪則威不當罪則侮爵當賢則貴不當賢則賤故

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也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

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

也邇臣不可不愼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

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

蔽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王氏應麟曰周書祭公篇曰汝無以嬖御固莊后汝無小謀敗大作汝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汝無以家相亂王室而莫恤其外原注葉公當作祭公疑記禮者之誤

姚氏際恆曰忠敬皆屬君言孔氏以忠屬臣言非是

朱氏軾曰大臣不親由于忠敬不足忠敬不足由于富貴已過蓋功高天下則震主位極人臣則逼君由是猜嫌起而恩義薄上下之交不孚而左右近習之

臣乘隙而爲之搆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夫君臣之間自古難之成王之于周公尙惑流言而況其他乎惟聖人遇變如常處危若安小心翼翼赤舃几几則精誠所通自有以感風雷而消疑謗否則持盈守謙引身避嫌以保合名而全君臣之交亦不失純臣也然臣之忠衰多始于君之敬弛加條侯賜食不置箸免冠謝罪趨出鞅鞅之狀固非大臣敬君之度然亦景帝之簡棄敵之也

姜氏兆錫曰親信也比附也由大臣之不親信致百姓之不安甯此非他故也蓋實意衰虛文勝于是大

臣失職而邇臣朋比殃民矣故大臣宜敬也相可否
主張弛是民具瞻之表也邇臣宜愼也習喜怒司出
納是民交通之路也惟人君不使小臣謀大臣則大
臣不怨不使遠臣間近臣則近臣不疾不使內臣圖
外臣則遠臣不蔽此所以宮府內外皆爲一體而百
姓甯也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顧命
將死回顧之命也小謀謂小臣所謀大作謂大臣所
作嬖御人謂倖妾也嬖御士謂倖臣也莊猶正也葉
公戒寵妾害嫡而此專爲寵嬖臣以害朝臣者引之
也

方氏苞曰古者侍御僕從大臣皆得進退死生之此君德所以不荒庶政所以無壅也若大臣不能治身則必與邇臣比矣不能治官則無以禁邇臣之相比矣不能治者不可使居其位故居其位者不可以不敬也周官王之侍御僕從無一人不統于總宰大臣不能自治則便辟側媚者無所畏忌故邇臣比也大臣以富貴之過而忠衰于君則百姓且爲之不甯可用爲民表乎此不能敬之過也邇臣能探君之情移君之計庶士庶民皆視其趨向而爭赴之是之謂民之道也而可不愼乎道與道之以政同義圖加我儀

圖之圖同義度也議也內謂左右近習也人主于外臣多好與左右近習私議之是非所以失實而多蔽也若與廷臣之正直者公議之不得謂以內圖外

陸氏奎勳曰按孔子卒于哀公十六年四月是年秋楚有白公勝之亂葉公沈諸梁定之此條乃引其顧命可知緇衣表記之屬即安國所作家語而非孔子本文也書有成王顧命葉公臨死上書乃稱顧命是亦違典又觀莊后之稱知楚不但僭王兼且僭后而左傳所云文夫人昭夫人者皆曾史改正之筆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

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案仇鄭讀逑匹也據詩君子好逑公侯好逑仇仇與逑同

陳氏澔曰仇仇者言不一仇之無往而不忤其意也案陳以仇爲讐非詩意

朱氏軾曰賢者民之所親信也上不任賢則民失所親矣民之從教從其所信也既失親則雖日進而教之其如民之不信何此號令所以日煩而無益也君子小人不並立不親賢則必信賤賤者進則賢者日益疏矣

姜氏兆錫曰大人謂君也賤之言輕謂可輕賤之人也君不知賢否則已旣知賢否而又疏賢近賤則謂之慢且過矣故民終不親其上而教令徒煩也詩小雅正月之篇言始而求我以爲法則惟恐不得也旣而空執留之如仇讐然終不于我乎用力矣君陳周書克能也由從也引之以爲不親賢之證　此章言君之御臣以道而後親民有本也

方氏苞曰端人正士非不知其賢也以其防已之欲而不能親便嬖側媚非不知其賤也以其便己之私而不覺相信此民所以失其親上之心而視教令爲

其文也

子曰小人溺于水君子溺于口大人溺于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于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于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于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大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尹吉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夫音扶易並音異費芳味反鄭氏或爲悖或爲悖大音泰兌作說逭胡玩反吉讀告天作先刑去聲

孔氏穎達曰卑賤小人居近川澤褻玩于水多所覆溺君子以口傷人而致怨恨遂被覆沒如溺于水案鄭意以口悲人疏謂以口傷人意正相反又似以水譬口合兩為一疏例無此

姚氏際恒曰此節之義解者從來瞶瞶荀子曰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此本其意故以溺字為說解見下節先言小人溺于水此是譬意解者皆以溺水溺口溺民三者並言其言溺水意似戒人勿戲水弄潮恐致溺身者全不分主客可笑再言君子溺于口亦是陪意大人溺于民乃是正意也蓋謂水之易狎而易以溺人與口之易出而易以溺人民之易慢而易以溺人一也故君子不可不慎謂君子慎于

口而謹言大人愼于民而敬民也君子統大人言溺水是譬意故結句不言小人不可不愼溺口亦是陪意故下獨言溺民之義

朱氏軾曰德謂水性易狎難親與易出難悔可敬而不可慢一類閉謂口不可言鄙心謂心懷怨鄙也小民至愚至賤雖有疾痛不敢自達然心實鄙怨乎上所謂敢怒不敢言也故爲上者多忽而溺之

陸氏奎勳曰仁山金氏謂古篆君近于周故誤書耳非忠信之謂其說可從

姜氏兆錫曰小人謂民君子通上下之稱大人謂君

也溺陷也而溺人之溺猶引也德謂水也狎猶親也
德可狎而勢不可親也費口之勞也煩言之雜也閉
猶蔽也謂蔽于人情也鄙固陋也可敬不可慢書所
謂可畏非民也蓋近人而易狎也費且煩而易出也
閉于人而鄙也三者皆在所褻而難親也難悔也可
敬不可慢也一不慎而皆爲所溺矣甚矣褻之爲害
而自天子以至庶人宜愼諸此也　又曰太甲伊尹
告太甲之上篇機弩牙括矢括也釋發也尹告太甲
言不可顚越厥命以自覆亡當如虞人弩機既張必
往省其括合于法然後可發也說命告高宗之中篇

言口以出辭輕發則起羞甲胄以衞身輕用則起戎

衣裳以命有德宜在笥而戒輕與干戈以討有罪宜

省躬而戒輕動也孽災遁逃也尹告卽謂太甲上篇

夏都安邑在亳西故曰西邑夏周卽國語忠信爲周

之周言夏先王以忠信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能有終

也凡四引書皆明上文不可不愼之意

方氏苞曰水之德居常則日涉而無患故易狎遇險

則一陷而不可脫故難親閉于人謂其情不得上達

有鄙心謂怨惡其上閉于人則有鄙心所以不可慢

也然有鄙心而上卒無由知以陷于大患故曰易以

溺人

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雅作牙資書作咨祁書作祁末怨字之下按書闕一咨字

姚氏際恆曰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即荀子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之義則上節溺字是本荀子爲說而溺水是譬意溺口亦是陪意甚彰明矣

朱氏軾曰心有疾則體憊體有疾則心創以比君民所謂痌瘝一體休戚相關也

姜氏兆錫曰詩逸詩也先正猶云先賢言謂教令也教美而上下安也誰秉國成三句今見小雅節南山篇誰下無能字成平也鈞也家父刺尹氏誰秉國鈞者乃不自主而任羣小以苦百姓也君牙周書咨嘆祈大也穆王命君牙爲司徒言民于寒暑爲怨以示司徒當養民也兩引書皆以民爲體之意此承上章言親民之爲重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

姚氏際恆曰身不正故義不壹言不信故行無類也無類謂不類其言下章多言言行故分屬之

朱氏軾曰按壹恆也義不一不恆其德也類品節也即下章所謂格行不類行無不格也不類承不正不壹承不信爲當

姜氏兆錫曰義不一或從或違也承言不信而言行無類或善或否也承身不正而言此臣事君之失也

方氏苞曰身不正則言不見信于上義不一行無類身不正之實也義所陳于上也行所發于身也所陳之義二三而退而考其行則駁雜而無類欲上之信

其言得乎君子比類以成其行或出焉或入焉則無類矣

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

姚氏際恒曰多聞一段倣論語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爲說多聞質而守之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也多志質而親之多見而識之也精知略而行之則非不知而作之者矣

朱氏軾曰物實也誠也不誠則無物也格規矩也

姜氏兆錫曰此則臣事君之法也有物則言必當禮

而義以一矣有格則身無踰矩而行有類矣志者言

行所由出名者言行所由成故生死以之而不可奪

也略約也精知其理則執要而行之也君陳周書師

衆也虞度也庶言之下有則繹二字王告君陳出入

當與衆相度而庶言既同則繹以行之引以證質守

質親之意詩曹風鳲鳩篇也詩作兮詩言君子儀度

均一引以證言物行格之意也　此與第三章略同

但彼以君言此以臣言也

方氏苞曰多聞多識而質以人心之同以精吾心之知似可不疑于所行矣然以治己則身所居時位不同以之治人則世所因之俗變各異苟拘于所聞所見而一一以求其合則不能隨時隨事以處中故必略而行之所謂擬議以成其變化也蓋惟所知者精然後能取其大略而左右逢其原觀顏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孟子于井田學校惟粗舉其大要可知略而行之之義引君陳證多聞一句引詩證精知句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

好仇

姚氏際恆曰此言君子擇交之道

朱氏軾曰此即歐陽文忠所謂君子有黨意久要不忘聞流言而不信好其匹也同類相殘毒其匹也故惟君子乃有合志同方之朋友而小人則無之彼其好惡無定不似君子之好其匹而惡非其匹也從舊注正作匹爲當人惟好惡無定故人不之信君子友有鄉而惡有方此遑遹之人所以相信無疑也

姜氏兆錫曰毒猶害也君子同道爲朋故好其正小人乃同惡相濟者也則疾正如讎而毒之矣鄉亦方

也猶言必有隣也詩周南關雎篇好善也逑匹也言淑女可爲君子之善匹而引以證君子好正之意也子曰輕絶貧賤而重絶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姚氏際恆曰此言君子擇交之道

朱氏軾曰明知其當絶也以其富貴而難于絶之一念之游移頓喪平生之大節此楊雄蔡邕所以爲天下萬世罪也

姜氏兆錫曰貧賤而輕絶將賢者亦絶之乎是好不堅也富貴而重絶將不賢者亦絶之乎是惡不著也

是爲利而已矣詩大雅旣醉之篇言朋友相檢攝者
則在威儀而已以見志不在富貴貧賤之意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
周行歸鄭云或作懷好去聲行戸剛反又如字
陳氏澔曰上文言好惡皆當循公道故此言人有私
惠于我而不合于德義之公君子決不留之于已也
姚氏際恆曰私惠不歸德謂但以私惠及賢而不歸
誠于其德是徒悅賢而不能舉子思所謂以犬馬畜
伋是也故君子不自留焉鄭氏謂褻瀆邪辟之物是
爲不歸于德甚迂乃諸家從之或云不歸本于道德

或云不合于道德之公皆牽强添設不協文理

朱氏軾曰私惠不歸德謂小惠不足爲德也君子不留于恩不受鼎肉孟子不爲貨取是也

姜氏兆錫曰德謂正理也苟不合于德義雖有私恩于己而不爲所留也詩小雅鹿鳴之篇謂人之好我者其示我以大道乎引以明不留私惠之義呂氏曰言君子所好不容私亦不容人之私好于我也　此章言人之好惡必出于正也

方氏苞曰私惠注謂以小物相問遺則曹僖負羈惠盤飧置璧之類是也但其義甚狹如彌子以衞卿爲

餌而孔子嚴拒之齊王欲以萬鍾養弟子而孟子遂

行皆所謂不自留也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

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

姚氏際恆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言有于此必彰于彼

也苟有衣必見其敝言有其始必要其終也人言必

聞其聲猶車必見其軾也人行必見其成猶衣必見

其敝也以著言易不可輕發行難必當有終也注疏

謂人之言行必愼其終未免不包有車見軾之喻宋

儒以言行貴誠實爲言于有衣見敝之喻又不協

朱氏軾曰乘車則見軾衣則必敝乘之而後爲車衣之而後爲衣有聲音然後爲言作出個事然後爲行此與鶴鳴九臯之詩同意

姜氏兆錫曰軾所凭以爲禮也射厭也言人無車則已有必見其軾者表裏如一也無衣則已有必見其敝者始終如一也言必聞其聲行必見其成亦如之蓋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故引葛覃之詩以證之也

方氏苞曰此喻言行之出于身者不可揜也車之有軾喻大體之顯見也衣之有敝喻微疵之難匿也衣

雖美少有汙毀人必見之故君子于公言大節自持必嚴卽恆言細行自檢必密也必聞其聲義與車之見軾相發必見其成義與衣見敝相發服之無射喻謹言愼行終吾身不可懈惰也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小雅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寡舊讀爲顧今如字周作割田觀作申勸皆誤

姚氏際恆曰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卽論語古者言之

不出耻躬之不逮之義

朱氏軾曰兩從字當玩行卽行所言言卽言所行也但言耳飾可也將從而行之可飾乎飾言而可見于行乎但行耳飾可也欲從其言焉可飾乎飾行而可得副其言乎故君子不輕出言務敏于行以成其信而民之觀感興起者不敢誇大其言者而砥節飭行不以惡小而爲之也

姜氏兆錫曰從猶隨也言非苟言也將從而行之行非妄行也將從而言之則言行難飾可知也故君子寡言而不爲飾言行以成其信而不爲飾行則民皆

法之雖欲大其美以要譽小其惡以飾非不得矣詩大雅抑之篇爲治也武公自稱言有玷則難治也小雅車攻之篇允信展誠也美宣王信有君子之德而有大成之業也君奭周書周公告召公奭昔上帝降割罰于殷申勸文王之德而集大命于其身也下引詩書凡以明言行無飾而德之積也方氏曰前文不可行則君子弗言不可言則君子弗行亦此意也陳氏曰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卽欲訥于言而敏于行之謂

方氏苞曰從訓順則行不可飾也句與上文義不協

當作虛字行發于身雖偏戾莫之能禁也從而言之則其不善或雖善而不能得其宜盡其分皆不可飾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于人乎詩云我龜旣厭不我告猶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

姚氏際恆曰此本論語而變其說以不可以作巫醫爲不可以爲卜筮蓋因論語下有不占之文而遂牽

合爲不可爲卜筮也復誤解不占之義謂無恆者于龜筮猶不能知之以占卜筮而況于人乎此言本欠達所以注疏諸家又皆誤解爲龜筮猶不能知無恆之人若然則龜筮僅能知君子不能知小人何以爲神物而卜筮亦僅君子用之小人不用矣益不可通馬彥醇因此併謂論語不可作巫醫亦是謂巫醫不能治無恆之人若然君子多在世小人多不在世矣更足拊掌　又曰篇中所引逸書之辭說俱見古文尚書

朱氏軾曰以無恆之人治人率爲正而法之則事煩

而亂矣以無恆之人事神黷而不敬神豈饗其祀乎治人承上況于人乎事神承上龜筮猶不能知

姜氏兆錫曰爲卜筮論語云作巫醫此言無常之人雖先知如龜筮亦不能定其吉凶況于人乎詩小雅小旻之篇猶謀也言龜亦厭其無常而不告以所謀也兌命商書傳說告高宗之中篇首句惡德之下無民字言用人宜有常也次句書云政事惟醇言行政宜有常也下四句純而書作黷于言事神宜有常也易前二句恆卦九三爻辭承進也後三句六五爻辭貞猶固也總言德不恆必有羞而以剛應柔以自固

者則女吉而男凶也故歷引以證之如此　此章言

言行之終始亦與第三章略同

續禮記集說卷九十二

浙江官書局刊

樊　熙校
吳錫庚校
丁立誠校

續禮記集說卷九十三

仁和杭世駿大宗纂

奔喪

姚氏際恆曰鄭氏曰奔喪者實逸曲禮之正篇按此篇鄭以爲文似儀禮遂以爲十七篇之逸不知此文比儀禮有句調非是一手也喪禮中此事自不可少陸氏奎勳曰鄭氏以爲逸曲禮之正篇按古禮出魯奄中以古文難識故儀禮十七篇外通謂之逸禮戴此記成於石渠論禮之時特就文之可識者意爲詮次本非周時經文故其體分類錯出與儀禮不同而

此外又有奔喪逸禮也孔氏云此奔喪一篇兼天子諸侯然以士爲主夫天子諸侯豈有奔父之喪者孔說亦爲疏率

姜氏兆錫曰嚴陵方氏曰男子所有事也則奔喪之事不幸而有焉此先王所以作爲之禮也愚按奔喪有二其一以他事出或奉君命於外凡五服之屬皆有之其一所處或遠則齊衰以下所時有也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

哭辟市朝望其國竟哭（舍音赦竟音境下同辟音避）

黃氏乾行曰人子遭父母之喪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故親之生也勞于王事則有不遑將母之懷及其死也殉於王事則有未得奔喪之禮其成服而行也有時而哭則有不哀慕之情忠孝兩盡此人道所以爲至也後世此義不行親存則絕裾以赴功名之會如溫嶠之於晉親亡則徘徊而不去布置私人盤踞左右以圖起復如史嵩之於宋者君亦何賴也吁可嘆哉

姚氏際恒曰此言奔父母喪之禮鄭氏曰親父母也雖非父母聞喪而哭其禮亦然孔氏曰此一節論初聞之節五服皆然以下別曰唯父母則知其前兼五服也註疏之說滯而謬曰行百里不以夜行上文指父母之喪言又言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者謂唯父母之喪雖不夜行晨昏猶必見星爲行止也則奔他喪不夜行且不必見星可知不見星則不必百里亦可知晨昏不見星行日不能百里古人之文一直說去而其中又自爲轉折雖繁不亂豈有言親喪又忽言五服又言親喪如是之無倫次者乎望其國竟哭亦

皆指奔父母之喪言鄭謂斬衰亦非蓋以下云齊衰望鄉而哭也詳本文

姜氏兆錫曰此言始奔喪之禮也始聞親喪以下通五服之親而言雖父母以下自父母而言若未得行如奉君命而使事未竟之類亦通五服而言也方氏古者吉行五十里今凶事急遽故倍之親喪見星蓋又迫矣過國他國也其國本國也避市朝爲驚衆也以下文齊衰望鄉而哭推之望國而哭亦自父母而言與

方氏苞曰竟哭終不止也過國他國也至竟至本國

之界也望其國望見國都也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
望見國都則行哭至家不止也
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
降堂東卽位西鄉哭成踊襲經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
成踊送賓反位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
鄉許亮反踊音勇絞古卯反
陳氏澔曰序東者在堂下而當堂上序牆之東也凡
拜賓皆就賓之位而拜之拜竟則反己先所卽之位
而哭踊也　又曰襲經者掩其袒而加要經也
姜氏兆錫曰此下七節歷言奔喪至家之禮而此上

節首言父喪至家之禮也禮親喪不由阼階今奔喪

至家入門左升自西階禮如之也禮親始死笄纚小

斂畢乃括髮今卽括髮袒明至家時已斂也禮始死

子位於牖東已殯位在堂下今降自西階而卽位堂

下之東明在殯後也禮既小斂帶絰散麻三日乃絞

垂今在堂下當序牆之東掩襲其袒加之要絰而絞

帶以反位明非散麻時也又曰禮弔賓至則就賓位

而拜之拜竟復位成踊送賓畢再復位今不詳省文

也

方氏苞曰襲絰于序東陳氏集說謂掩其袒而加要

經焉非也初袒至是襲初括髮至是加首經下絞帶乃要經也若絞帶即襲經之經則不宜復舉矣下節襲經絞帶即位連而及之可見經乃首經陳氏謂襲經爲加要經蓋以又哭三哭尙括髮疑此時不宜先經也不知小斂環經小斂後奉尸夷堂襲經帶踊是括髮後加經經後仍可括髮也疏謂惟斂殯時括髮不當斂殯大夫加素弁士加素委貌於括髮之上得之蓋環經即加弁與委貌之上及斂殯袒踊時稅弁與委貌仍然括髮也即以此記證之闕喪不得行成服而後奔者至家括髮則經後不礙括髮明矣首經

要帶同謂之經對帶而言則首絰也此節襲經于序
東絞帶是也對免而言則腰絰也奔母之喪襲免経
于序東是也
眾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闔戶臘反
相息亮反
彭氏絲曰眾主人謂諸子兄弟謂眾兄弟
姜氏兆錫曰賓或後至其節並如初皆出門則禮畢
矣次者中門外廬次也
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
拜賓送賓皆如初

孔氏穎達曰括髮袒皆在堂上殯東西面成踊則在堂下之東西面位也皆如初者謂於堂下之東拜賓成踊送賓反位皆如初也

姜氏兆錫曰又哭至家後明日之朝三哭又其明日之朝也必又哭三哭者象大斂小斂時也三日謂三哭之明日成服之後不言五哭畢者蓋亦朝夕哭與

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送賓爲于僞反

彭氏絲曰非主人謂齊衰以下之喪者非喪主也如父在奔母喪若奔祖父母喪父爲主已不得爲主人也則拜賓送賓皆父主之故云主人爲之拜賓送賓

陳氏澔曰非主人其餘或親或疏之屬也故下云齊衰以下

姚氏際恆曰告就次次卽位也鄭氏謂倚廬非奔喪者非主人二句諸本皆連下節今依徐氏集註屬上爲一節甚當蓋云則主人爲之拜賓送賓卽承上拜賓送賓之文爲說下奔喪者自齊衰以下乃另起爲一節也非主人謂非嫡長主喪之人卽衆主人是也

喪禮惟嫡長稱主人其餘諸弟子稱衆主人賓爲此衆主人奔喪始至而來仍是主人拜賓送賓衆主人不敢與也陳可大謂非主人爲其餘或親或疏之屬

甚混郝仲輿謂期功以下之親徐伯曾既知以此二句連上節乃亦謂非父母之喪之人皆非如其說下節自齊衰以下又曰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不爲重復乎

姜氏兆錫曰非主人謂其餘之服屬卽下文齊衰以下是也此節承上以起下也

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於序東卽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 齊音咨衰音摧免音問下俱同

陳氏澔曰齊衰以下入自門左而不升階但於中庭北面而哭免麻謂加免於首加絰於要凡袒與襲不同位也待之謂待此奔喪以其非賓客故不變其所哭之位也

姚氏際恆曰齊衰以下謂自齊衰不杖期以下至大小功緦麻之親也郝仲輿既以上非主人爲期功以下之親于此無以通之乃謂如繼父出母之類殊迂觀此于齊衰以下又言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則上二句屬上節爲指衆主人可知矣

姜氏兆錫曰此節通言奔齊衰以下喪至家之禮也

但於中庭北面而哭明不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也首加免要加麻經明不括髮袒而襲經及襲免經也然後即位袒明不袒而即位也主人爲奔喪者拜賓送賓以其非主也其男婦待此奔喪者皆不變哭位又以其非賓也

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經于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括髮鄉許亮反

孔氏穎達曰小記據在家小斂之後又哭之時不括髮而免也此則從外奔喪至內於又哭不括髮而免

也

彭氏絲曰此雖爲適子禮亦謂父歿奔母喪者若父在奔母喪則父主之

姚氏際恆曰喪服小記奔母喪不括髮與此異

姜氏兆錫曰此節言奔母喪至家之禮也父喪襲絰於又哭三哭猶括髮今襲免絰於又哭即不括髮輕於父也不言入升坐之屬蓋省文與

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髽即位與主人拾踊

姚氏際恆曰升自東階別於男子也鄭氏謂東面之

階非是其謂東面之階者據雜記升自側階之文不知彼以主君在阼故言婦人升自側階此處所言豈得附合之東髽鄭氏曰髽于東序不髽于房變于在室者也陸農師曰不言髽于某所以關貴賤按士喪禮婦人髽于室而喪大記曰婦人髽帶麻于房中鄭氏謂蓋諸侯之禮然則房中蓋東房也于室亦室之東愚按陸謂士禮于室東諸侯禮于東房此言其常也鄭謂東序變于在室上男子襲絰于序東免麻于序東當以鄭說爲優與主人拾踊鄭氏曰賓客之位陸農師曰外女子也陸說更明

姜氏兆錫曰此節言婦人奔喪至家之禮也婦人謂出嫁女子之屬也禮婦人入者由東邊之闈門東階即雜記所謂側階非阼階也髽說見小記髽於東序不髽于房亦變於在室也拾更也與之更踊若賓客之也

方氏苞曰疏謂男子免于東序故知婦人亦髽于東序非也婦人迎客送不下堂主人位在東序齊衰以下奔喪者復免于此外賓屬耳目焉而婦人於此變容飾可乎其不言髽于東房者婦人變飾必於房中不必言耳

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
即位于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絰
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
姚氏際恆曰此明父母葬後嫡子奔喪之禮註疏曰
此奔喪者身是嫡子故經云拜賓反位成踊若非嫡
子則不得拜賓也主人之待之謂在家者也此說是
蓋主喪之人謂之主人在家之人亦可謂之主人下
東即主人位此主人乃指主喪之人二主人不可泥
陸農師謂此言衆主人奔喪主人之待之也正言主
人反以鄭在家之說爲誤非也且下東即主人位此

主人衍說不夫矣按上言嫡子奔喪次言自齊衰以下奔喪此言嫡子不及殯下亦言齊衰以下不及殯章法井然若衆主人奔喪與不及殯自同嫡子可知故不復另說所異者唯主人爲之拜賓送賓一事上節所以特明之耳

姜氏兆錫曰此下九節歷言奔喪不及殯之禮而此四節首言父喪不及殯之禮也主人婦人謂衆子婦之攝主者即主人位則嫡子歸而爲主也以葬後乃止故先哭墓而攝主者位於墓之左右以待之迨嫡子之來即位而禮成矣若非嫡子則無拜賓之禮也

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相息亮反）

陳氏澔曰哭雖五而括髮成踊則止於三下文免成踊亦同

姚氏際恆曰喪服小記云三日而五哭袒註疏云五哭者初至哭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也三袒者初至袒與明日又明日之朝而三也此篇上節云于

又哭括髮袒成踊于三哭猶括髮袒成踊兩成踊上應有袒字文不備耳說見下三日成服于五哭註疏云初至爲一哭明日爲二哭又明日爲三哭又明日成服之日爲四哭又明日爲五哭不數夕哭按此節之說成服前三哭皆在朝括髮袒成踊餘二哭則否即小記所謂三袒也惟較小記多二日哭與之異但小記何以不連言成服之哭此節何以連言成服後之哭殊不可曉大抵三哭五哭之文本不甚爲典要言三哭則此後成服尚有哭言五哭則此後朝夕尚有哭或舉其重者爲言則可耳陸農師解此節五哭不數初至之哭爲

成服前兩日朝夕哭成服之朝又一哭不知此篇之文皆以于又哭爲起是明以初至之哭爲一哭矣陸說背戾本文非也按上第二節至於家入門曰括髮袒成踊猶括髮袒成踊此爲父袒也第三節奔喪者自齊衰以下曰于又哭三哭皆免袒此爲他喪亦袒也故下節齊衰以下不及殯亦曰免袒成踊猶免袒成踊所以應第三節也此節奔喪者不及殯亦當曰括髮袒成踊猶括髮袒成踊以應第二節文今少二袒字此是文畧不詳或失記耳不必泥鄭氏因此節無袒字遂謂下節二袒字衍不知不獨應上第二節

應有祖且他喪亦祖父喪反不祖乎若謂下節祖字衍則第三節祖字何不亦云衍乎故與其謂下節爲衍曷若謂此節爲畧之爲當也

陸氏奎勳曰按事畢者按三日成服而畢奔喪之事也五哭當如家農師說不數始入門之哭而數成服前兩日朝暮之哭成服時又一哭是爲五哭觀下文三日五哭畢記已自下註腳而註疏集說强分異同殊不可曉

姜氏兆錫曰遂冠而歸者不括髮於路也冠謂素委貌門謂殯宮門也不言送賓反位者省文也

方氏苞曰葬日袒不得親葬事哀痛中迫不宜反不

袒蓋除喪而後歸於墓猶袒則不及殯者不必言矣

於墓不言送賓以下齊衰送賓則斬衰送賓不必言

矣不及殯與不得奔喪者皆言五哭而及殯者不言

義亦如此

爲毋所以異于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

之禮

姚氏際恆曰爲毋所以異于父一段承上不及殯言

其爲一節鄭氏曰明及殯不及殯其異者同非也上

奔毋之喪節此是及殯者已言又哭不括髮矣

姜氏兆錫曰此節言奔母喪不及殯之禮也疏曰壹括髮謂入門哭時也餘則免以終事而已蓋母喪及殯不及殯皆然也

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于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又哭免袒成踊于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于五哭相者告事畢

姜氏兆錫曰此下四節通言奔齊衰以下喪不及殯

之禮也視齊衰以上喪西面哭而不坐又以非主人故不括髮即主位而主人爲之拜賓送賓也不言主人之待之下蓋省文與疏曰齊衰以下功緦日月多少不同若不殯及殯奔在五月之外者則大功以上免麻于東方三日成服而小功緦麻則否以小功以下不稅故也小功惟未滿五月緦麻惟未滿三月乃成服耳免麻于東方不稱袒而其下稱襲者蓋互文與疏云襲則有袒理齊衰以下不皆袒故不總言袒也又曰亦視齊衰以上哭不坐免而不括髮也又曰拜賓不言主人及不言賓後至以下亦省文也又曰

視齊衰以上袒免袒而不括髮也或疑父母喪不及殯于又哭三哭皆不言袒今齊衰以下反皆袒二袒字皆衍文也按父喪言括髮則袒不待言矣此則僅袒免而已故其殺如此以前文至于家節及奔喪者自齊衰以下節推之可見蓋此言袒非衍而父喪不言袒為省文與

方氏苞曰奔喪至家子則西面齊衰以下則北面于墓子則北面齊衰以下則西面者攢于西序葬于北方子皆正鄉齊衰以下皆旁鄉也言襲則袒可知葬日主人袒衆主人否不及殯而之墓齊衰以下皆袒

者過禮以志痛也然曰遂冠歸入門左又曰拜賓成踊則惟同宮之親乃然主人北面遹長子及衆子皆然故齊衰以下不得踐主人之位知生者弔此賓與奔喪者相識故聞其歸而來弔也拜賓送賓必主人喪無二主也主人與賓哭踊則奔喪者亦如之

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括髮袒成踊襲絰絞帶卽位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于又哭括髮袒成踊于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月成服于五哭拜賓送賓如初

陳氏澔曰篇首言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此乃詳言其節次

姚氏際恆曰按此言五哭亦同上文鄭氏曰言五哭者以近公事五日哀殺亦可以止此附會之說也

姜氏兆錫曰此下四節又言聞喪不得奔喪之禮以申篇首若未得行之意而此二節首指父母之喪而言也齊衰以下未得行亦言就次而此獨不言次者省文也蓋爲位于外之禮與奔喪至家之禮畧同矣館人聞親喪將出次于巷而子令入次于爾館是也

方氏苞曰獨此送賓于門外者非殯所也若殯所則

非君夫人弔無送于門外特言主人者獨主喪者一人拜送餘則否又曰奔喪及殯者不言五哭既及殯則一循其常節不待言也不及殯則曰于五哭相者告事畢蓋既踰卒哭之期故特明五哭後即止無算哭踊是之謂事畢也此舉五哭拜賓送賓如初恐疑聞喪不得奔于常節有變耳注疏乃謂廹公事哀殺聞喪不得奔者繆矣聞喪而不得奔則哀親倍切自痛倍深何故反殺初喪既無算哭踊並止朝夕哭設歸不及殯則五哭而畢事矣除喪而後歸則于家不哭矣先王制禮乃拂人情悖事理如是乎然則事未

畢不過將事體乃拂人情悖事餘日哀至則哭孰禁之者而曰哀殺哭可止旅寓他邦所居乃彼國之館也而曰館舍賓所專有可以作廬亦弗思之甚矣

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經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于家不哭主人之待之也無變于服與之哭不踊

陳氏澔曰袒經者袒而襲襲而加經也

姚氏際恆曰聞親喪公事私事俱可已奚爲有不得奔喪者若謂除喪后歸益非教孝之義矣記者此兩段文得毋過于周詳乎鄭氏以遂除句絕謂除于墓

是然云于家不哭則匪人情
陸氏奎勳曰曾參一夕不離親閔子退而致喪而奔
已云變矣豈有除喪後歸尚可著爲典禮者哉或云
春秋重聘使之事爲君使者不得以離親聞之奔喪
禮所由詳也使而被拘亦間有之曷爲深斥此條余
謂變禮則不勝書書其變而適足爲忘親者所藉口
是不如其已也
姜氏兆錫曰除喪謂父喪三年母喪期年之後也故
于又哭即不括髮而遂于墓除服至于家則亦不哭
矣其攝主在家者但著常服與哭于墓而亦不爲踊

也

方氏苞曰服除于墓至家不哭與養有疾者不喪服同義蓋世父叔父同居或大父母尚存即吉已久忽衰絰而哭或心以爲惠也主人之無變于服其義亦然與之哭哀生者遭大故而身不得親也不與之踊以前旣要節而踊凶禮不可再舉也袒踊之節豈外加之文哉

自齊衰以下所以異于免麻

姜氏兆錫曰此下二節通言齊衰以下不得奔喪之禮也惟免麻異于親喪之屬則凡其成服之禮皆無

異矣

凡爲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卽位哭盡哀而東免絰卽位袒成踊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相息亮反

陳氏澔曰此言非親喪而自齊衰以下亦得爲位者必非奉君命以出而爲私事未奔者也主人出送賓謂旣奔喪至家喪家之主人爲之出送賓也所謂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出送賓也

方氏慤曰此皆當爲諸父昆弟死于他國而本國宗親

爲位以哭之禮主人應主其人之喪者或以親或以長也告就次者聞喪不入內雖一夕必有次也若所爲位家遠則成服而後往者近則爲位而哭之次日即可以往不必待成服也首言非親喪者若親喪在外無論遠近即日奔迎無爲位而哭之禮也舊說此以私事出未奔者果爾則于他國爲位不應有衆主人兄弟故復遷就其說謂既奔喪至家則喪家之主人爲之拜賓送賓衆主人兄弟亦謂在喪家者于文義事情皆不可通成服拜賓句當在三日五哭卒下舊說五哭之明日然後成服服誤矣定制三日成服五

哭而告事畢今併五哭于三日內以亟赴喪家故變而就近也若綏成服之期何不三日成服而從容以畢五哭乎父母之喪三日成服而羣喪乃以四日于義何居且服尚未成安得告事畢必錯簡也此出送賓亦以殯不在也舊說人臣奉君命以出非聞父母之喪不得爲位亦可爲聞外喪之證

若所爲位家遠則成服而往

孔氏穎達曰以外喪恩輕哀情緩道路又遠容待齎持賻贈之物故成服乃去

姚氏際恆曰設弔者之位與己之哭泣行禮之次皆

謂之位凡聞喪爲位者惟父母之喪不待爲位哭齊衰以下之喪卽位哭行禮如此三日五哭初聞喪哭明日又明日朝夕哭也陸農師曰言卒喪輕故也郝仲輿曰三日不俟成服五哭終者哀殺于親喪愚按不止此二義前文五哭三袒此不言袒亦是殺于親喪蓋惟初聞喪一袒也鄭氏曰不五朝哭而數朝夕備五哭而止亦爲急奔喪按下記五哭三袒亦以三袒不同于此耳若止論三日五哭則小記亦豈爲急奔耶鄭之附會皆此類也

姜氏兆錫曰承上文之意而言免麻之外雖無異而

爲位哭數之屬亦微異也禮人子聞親喪哭罷而行不暇爲位若以使事不即行乃爲位以行哭禮至聞齊衰以下喪則反是矣若有使事不即行初不敢以私廢公而爲位其無使事而不得即行則自爲位以哭此乃其爲位之異也至于親喪不及殯與未即行之哭數皆至五日五哭乃卒而齊衰以下喪之哭數於不及殯則五日乃卒五哭而于未即行則三日已卒五哭蓋彼已至家故其哭數止計朝哭不計夕哭而哭以五日卒此以故未即行而爲位於外則將亟謀事畢而奔喪矣故初聞喪一哭并明日之朝夕二

哭爲三哭又明日之朝夕二哭爲五哭通計朝夕二

哭爲數以足之此又其哭數之異也主人卽謂聞喪

之人也凡有賓必有主時無喪主聞喪者爲位亦得

稱主衆主人兄弟亦謂處外同有服之人故禮畢成

服之屬皆如在喪家也未云若所爲位者家遠則成

服而往者此申上文之詞也蓋聞齊衰以下之喪其

爲位而哭有二禮道近則爲位哭不待成服而往雜

記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服是也若道遠則

爲位哭成服而後往此所言是也必言此於上文成

服之後者上文言爲位而哭至於成服拜賓疑聞齊

衰以下喪者皆然故言若道遠則成服而往以別於道近則不待成服而往也　又曰註曰聞齊衰以下喪爲位而哭者謂無君事又無他故其身不得奔喪而以己私未奔者也聞親喪不爲位其哭不離聞喪之處齊衰以下喪更爲位而哭皆可行乃行三日備五哭而止爲將奔喪矣私事當畢亦明日乃成服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也愚按經文及註自爲位哭以至成服拜賓皆聞命未卽奔喪之禮而陳註乃謂主人衆主人皆謂喪家之主人曰奔喪既至而言也夫經文自爲位至成服皆相連說下況註云三日五

哭接爲位哭之文而明日成服接三日五哭其後有賓至明日成服文皆甚明乎且考前文齊衰以下奔喪既至門皆免袒與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送賓其于此文不得矛盾殽亂至此亦明矣其誤總在未明爲位者亦有主人之稱同處外者皆在衆主人之列故疑爲喪家之主又以下文言家遠成服而往則益疑上文爲至而成服故遂歷背經傳而失其義也學者詳之

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

姚氏際恒曰上章云望其國竟哭總言父母也此云齊衰亦總言父母也蓋先時皆不分斬齊如論語子見齊衰者孟子齊疏之服是也此篇不見斬衰字惟言齊衰以下及此節首言齊衰皆據古義而言也其云望鄉而哭與望其國竟哭不同者又必別一說而引之于此耳不必附會爲說也又雜記云大功見鄉而哭與此此亦不同說見雜記

姜氏兆錫曰此又備言齊衰以下奔哭之禮也雜記大功望鄉而哭者疏謂本是齊衰降而服大功也不言斬衰者首條望其國境而哭是

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于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或曰母之黨於廟案末句今本誤

孔氏穎達曰沈氏云事由父者哭之廟事由己者則哭之寢此師於廟門外者是父之友與爲師同故哭之廟亦通也

姚氏際恆曰檀弓云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此文於寢易師而言母妻之黨于廟門外易父之友而言師較長者必在後之人取前說而正之也鄭孔以彼爲異代禮非矣惟所識于野增張帷

之說益迂又檀弓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若無殯則在寢此文於廟之說亦較長鄭氏謂黨爲族類無服者亦非又曰此一節不涉奔喪之事

姜氏兆錫曰此推言哭五服以外之禮也父母妻之黨註謂族類無服者其哭皆所謂一哭而已不踊不爲位者也按逸禮哭母黨亦于廟而此於寢者皇氏云母存則哭于寢母亡則哭于廟也檀弓師吾哭諸寢而此云於廟者沈氏云師事由父者哭諸廟由己者哭諸寢也

凡爲位不奠

姜氏兆錫曰此又申凡爲位之禮也

方氏苞曰張子云爲位哭亦有神位不奠非不祭也不如喪奠之久設以新易舊耳竊疑喪奠之久設以魄體在柩仍以生人之道事之不知親之饗也何時耳旣葬之後祭於宗廟然後以鬼神享之聞喪於異地爲位而哭在喪所者自設朝夕之奠於尸柩前而遙設祭奠不亦虛乎宗廟正祭惟適長主之衆子不得私祭而聞旁親之喪各設祭奠不已濫乎如此類祭疏終不可破

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

陳氏澔曰九哭者九日餘倣此

姜氏兆錫曰此十二節言聞主喪未奔而爲位以哭之禮也

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諸臣在他國爲位而哭不敢拜賓

方氏苞曰諸侯以朝聘甍于異國世子國卿當出迎柩在國卿大夫當次於公館朝夕哭臨于朝異國之臣有聘問或遇賓者聞其國君喪未有不入唁者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蓋謂此也如舊說則其文當曰大夫哭舊君知子必出迎者世子君行則守而曾子

問君出疆而薨其入也子皆從柩必聞訃而出迎也知在國卿大夫哭臨者君雖未知喪臣服矣則哭臨不必待子之歸但不敢拜賓耳又曰聘禮使者在他國君薨赴者未至則哭于巷衰于館赴者則衰而出無受弔之禮此云不敢拜賓蓋主國君臣及他國同爲聘使者必相唁也

與諸侯爲兄弟亦爲位而哭凡爲位者壹袒

孔氏穎達曰若君姑姊妹之女來嫁國中者則有服

雜記諸侯之外宗猶內宗是有服也

姚氏際恆曰按王制天子至士庶殯葬日數有七五

三之分雜記公大夫士踊數亦有七五三之分此言哭天子諸侯卿大夫士日數亦如此分正是一類語鄭氏謂臣哭君尊卑日數之差是也觀下接大夫哭諸侯可見陸農師謂哭親之數非也與諸侯兄弟謂同姓之卿大夫仕于他國者

姜氏兆錫曰此復申凡爲位之禮也

方氏苞曰與諸侯爲兄弟鄭注謂親族婚姻在異國者正義引小記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證此爲異姓皆非也在禮非爲後者不敢拜賓故重耳對秦使稽顙而不拜況兄弟乎服斬與不敢拜賓並行不悖未

足爲證也

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爲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爲於僞反）

陳氏澔曰所識已葬矣而弔之必先哭於其家者情雖由於死者而禮則施於生者故也賓主雖拾踊然必主人先而賓從之故曰從主人也言皆者必于家於墓皆踊也

姚氏際恆曰小記云所知之喪則哭于宮而後之墓此與同從主人北面而踊不拾可知

姜氏兆錫曰此言奔弔所知者之禮也往墓者弔在

葬後也必先哭于家者情雖由于死者禮則施于生者也于家于墓皆爲之成踊而於時主人西鄉而踊弔者北面而踊皆主先而賓從之也

方氏苞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情迫於見死者之窀穸也所識者弔則先哭于家意主於通生者之情款也

凡喪父在父爲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

姚氏際恆曰父在父爲主如子有妻子之喪則父爲主父沒兄弟雖同居兄不主弟之妻子之妻自主之

可也然父母雖沒若親同亦長者主之如兄弟之親
同凡喪必推長者爲主是也惟親不同乃親者主之
如兄公與弟妻之親不同則任夫之親者主之伯叔
與姪之親不同則任親父之親者主之是也如此解
則上下之呼應相通鄭氏謂親同長者主之爲昆弟
之喪宗子主之是已謂不同親者主之爲從父昆弟
之喪既謂昆弟之喪長子主之則從父昆弟之喪自
不得與何必又申之乎此節亦不涉奔喪之事觀上
凡喪二字可見郝仲輿必以爲喪主人不在之禮其
說曰妻子之喪父在則父爲主按妻子之喪父在應

得爲主不因其子之出也不可通

姜氏兆錫曰此因言主喪之禮也言父在而子有妻若子之喪則父主之統于尊也若父既沒則兄弟雖同居而其妻若子之喪皆各主之而兄弟不相統矣惟同是父母之喪則長子爲主同是兄弟之喪則長者爲主此蓋其親同則然亦統之之意也若從父母從兄弟之喪彼自有親者而已不與人同親則彼親者自主之已雖長不得更爲之主矣亦不相統之意也

方氏苞曰父在父爲主者雜記父爲長子杖則其子

不以杖即位小記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
可也言禮之常此記乃衆子無子禮以窮而變者蓋
尊者來弔父不得不自為之主即弔賓卑亦不得使
其兄弟為主嫌于自尊而不與為禮也父沒兄弟同
居各主其喪者鄭註各為其妻子之喪為主非也父
雖在不主衆子庶婦之喪父既沒各主妻子私喪不
待言矣此承上文而言衆子之無子者父沒則同居
之兄弟得各主其喪也蓋慮兄弟衆多或從家異國
或同國異居或遠出不返必待異居之長適來主其
喪則祭葬之事莫可舉故使同居者主之此禮之權

制者也親同長者主之二句皆謂主兄弟無子者之喪如適長異居同居者四三人民俗之偷或有以同母爲更親而越次主其喪者故禮經具此以示天顯不可紊也古者大功同財若期大功同居則必以親者主之

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

姚氏際恆曰檀弓云子思之哭嫂也爲位此與同

姜氏兆錫曰此言聞遠兄弟之喪之禮也遠兄弟謂小功緦麻之兄弟其聞喪在本服日月之外于禮不

得稅服而初聞亦必免袒成踊以屬親故也但拜賓從吉拜而左手在上則仍不稅之意耳又曰此推言無服之喪之禮也檀弓之哭嫂也爲位是嫂叔無服而爲位也姪孫爲父之姑緦麻嫁則降而無服而哭之亦爲位是婦人降而無服而爲位也麻者爲弔服而加緦之環絰也蓋爲嫌與已嫁也故無服爲嫂與父之姑也故爲位爲爲位也故無服而麻皆以義起者也

方氏苞曰拜賓則尙左手遂喪禮言吉喪者雖聞喪而已在喪期之外也惟小功緦麻則然

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于上襲而后拜之

姜氏兆錫曰此言士奔喪而大夫士弔之之禮也士奔喪始至方袒括髮于堂上而大夫適來弔則士不俟已之成踊襲絰而即拜之若士來弔則俟襲絰而始拜之者尊大夫故也

方氏苞曰此謂喪不得奔喪于異國受弔哭之禮當袒之時而大夫至則袒而拜之非特爲大夫袒也

續禮記集說卷九十三終